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学术丛书

# 俄汉语义对比研究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ЕМАНТИКИ  
В РУССКОМ И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АХ

孙淑芳 等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黑龙江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团队建设计划资助  
(项目编号: TD201201)

中俄人文合作协同创新中心文库

《俄汉语义对比研究》作者:

孙淑芳 张志军

徐英平 李海斌

# 序

新年伊始，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俄汉语义对比研究》书稿。掩卷遐思，不由得对独到的学术视野、严谨的科研态度、大胆的学术探索和辛勤的耕耘钻研击节赞叹，钦佩有加。毋庸置疑，该书稿的选题取向立意新颖，难度甚高，站到了我国语义学研究领域的前沿，向前人不曾涉足的课题发起了勇敢的挑战，而其最终成果不仅实现了既定的研究目标，体现了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会对我国的语义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语言教学、词典编纂、跨文化翻译等各个方面也具有广泛的实践应用前景。

在世界语言学的大格局中，俄罗斯语言学自成流派，大家林立，璀璨耀目，尤其在语义学研究方面更是另辟蹊径，创立了与众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语言学的星空中划出了一条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运行轨迹，对世界语言学以及语义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因此，学习和借鉴俄罗斯的学术理论并在我国的语言研究中加以运用和发展是我们俄语学者义不容辞的义务。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科是全国俄语界的龙头学科，在引介俄罗斯语义学理论方面贡献卓著，同时在开展我国语义学的研究方面也功不可没。前有张家骅教授领衔主编的《俄罗斯当代语义学》，今有以孙淑芳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传承薪火，继往开来，把语义学研究又推向了新的方向和高度，即在继承俄罗斯语义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和借鉴西方语义学研究的前沿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对俄汉两种语言词汇系统的语义现象进行了全方位的对比研究。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实在是可喜可贺。

《俄汉语义对比研究》旨在深入揭示语言词汇单位语义内容的本质特征，通过跨语言对比来分析俄汉两种语言词汇单位语义的共性特征和个性特点，在深化语义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使语义学研究更具有实践应用价值，使俄罗斯的语义学理论有更大的受众面。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俄汉构词语义对比和俄汉词汇语义对比。

俄汉构词语义对比研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因此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和创新性。作者首先梳理和对比了两种语言的构词学理论和相关的

术语体系，比较了不同理论的研究视角和优缺点，从对比两种语言的构词机制和构词类型入手，探讨由此产生的构词意义的异同之处。作者以俄汉语认知模式的相同性和相异性为依据，在称名视域下对两种语言在词素义、理据意义等方面表现出的共性和差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认知视域下对两种语言的派生词语义、范畴化与非范畴化、隐喻和转喻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对比。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拓宽了构词意义的研究范围，为构词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俄汉词汇语义对比研究虽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但作者匠心独运，采用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理论，通过词典释义方法对俄汉语人体总语义场内义位的词典释义进行对比分析，使俄汉词汇语义对比研究较之以往的类似研究更进了一步，更具宏观性。作者选取俄汉语经典空间方位结构所表示的静态空间语义范畴，从对目标物和参照物的认知次序、状态认知惯势、心理空间及物理空间差异等角度揭示其结构形式及语义差异产生的内在理据。对俄汉语空间运动动词中至关重要的徒步类和旋转类动词，以群为单位进行语义构造对比分析。

全书凡言 45 万余字，堪称俄汉语义对比研究方面的力作。综观全书，可以看到，该书立论正确，构架清晰，语料翔实，论证充分，撰写规范，文理通达，说服力强。拜读全书，作者们在科研方面执着钻研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可见一斑，在撰写和文字研磨上所花的巨大心血跃然纸上，在学术研究上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新作封笔之后，作者们嘱咐我作序，于人于事欣然从命。于人者，与黑大的友情使然，与孙淑芳教授的友谊使然。我们在学术上多有交流，在科研项目上相互帮助，作序乃吾之荣幸。而张志军和徐英平教授是我的母校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青年学者，也理当提携支持。于事者，研究的共同点使然。我从事的是句法语义的研究和对比，前年刚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汉英句法语义对比研究》。可以说，我们的研究恰好形成一个体系，标志着我国的俄语语义学已经全方位展开，覆盖了语言的主要层面，进入了成熟和收获阶段。成人成事之美，何乐不为！

寥寥数语，试作导读，是为序。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李 勤  
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 年 1 月

# 目 录

前 言 .....	I
-----------	---

## 上编 俄汉构词语义对比

第一章 俄汉语构词学理论问题.....	3
第一节 关于俄语构词学.....	3
第二节 关于汉语构词学 .....	16
第二章 俄汉语构词学研究视角 .....	21
第一节 俄语构词学研究视角 .....	21
第二节 汉语构词学研究视角 .....	25
第三章 俄汉语构词系统中的术语阐释 .....	32
第一节 俄语构词学主要术语 .....	32
第二节 汉语构词学主要术语 .....	49
第三节 俄汉语词素数量差异 .....	59
第四章 俄汉语构词法的主要类型 .....	61
第一节 俄语构词法的主要类型 .....	61
第二节 汉语构词法的主要类型 .....	74
第三节 两种语言构词法的异同 .....	85
第四节 词素分析法与构词分析法 .....	87
第五章 称名视域下的俄汉语词素义对比 .....	90
第一节 词素义与理据性 .....	90
第二节 词素义的称名阐释.....	103
第三节 词素的直接称名与间接称名.....	108
第六章 认知视域下的俄汉语词素义对比.....	115
第一节 认知视角下的派生词语义.....	115
第二节 范畴化与词素义.....	124

## 2 俄汉语义对比研究

第三节 非范畴化与词素义·····	131
第四节 原型理论与词素义·····	135
第五节 隐喻义与词素义·····	142
第六节 转喻义与词素义·····	154

## 下编 俄汉词汇语义对比

第七章 语义场相关理论问题·····	163
第一节 词汇语义单位·····	164
第二节 语义场的类型·····	166
第三节 语义场内部义位间的语义关系·····	170
第四节 语义场的分析方法·····	171
第八章 俄汉语头部、面部动作子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	176
第一节 头部动作子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	177
第二节 面部动作子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	184
第九章 俄汉语肢体动作子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	241
第一节 手部动作子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	241
第二节 臂部动作子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	313
第三节 肩部动作子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	322
第四节 背部动作子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	325
第五节 脚部动作子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	328
第六节 腿部动作子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	350
第十章 俄汉语人体动作总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之异同·····	355
第一节 总语义场内部语义关系类型的异同·····	355
第二节 总语义场内各子场的义场数量 及其义位数量统计·····	356
第三节 总语义场内义位理性意义释义·····	358
第四节 民族性理性意义特点·····	373
第五节 俄汉语人体动作语义场对比结果·····	376
第十一章 俄汉语经典空间方位结构语义对比·····	381
第一节 经典空间方位结构核心语符语义内涵·····	382

第二节	经典空间方位结构类型及其语义表征·····	386
第三节	经典空间方位结构语义异同理据·····	393
第十二章	俄汉语徒步类空间运动动词语义对比·····	400
第一节	运动动词语义与词汇语义群·····	401
第二节	俄语徒步类空间运动动词语义·····	403
第三节	汉语徒步类空间运动动词语义·····	409
第四节	徒步类空间运动动词语义·····	410
第十三章	俄汉语旋转类空间运动动词语义对比·····	421
第一节	旋转类空间运动动词类别·····	421
第二节	旋转类空间运动动词语义·····	424
第三节	旋转类空间运动动词子群动词语义·····	440
第四节	旋转类空间运动动词母群动词语义·····	443
附 录	·····	445
1.	俄汉术语对照表 ·····	445
2.	例句的主要出处说明 ·····	456
3.	参考文献 ·····	457
4.	词 典 ·····	469

# 前 言

对比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两种语言，揭示相应语言结构所有层级上的共性和差异，尤其是差异之处，以促进人们对所对比语言的研究，并为语际翻译、语言教学和双语词典的编纂等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俄汉语义对比研究是一个相当宏大，同时又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外语教学、俄汉两种语言的计算机处理等领域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语义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研究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多学科、跨学科、多维度和多层次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研究视角不仅触及语言学的各个层面，还涉及语言学的其他领域。词汇语义学、句子语义学（含形式语义学、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等）、篇章语义学、结构语义学、认知语义学、计算语义学、文化语义学等领域都是对语言意义层面进行考察的。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构词语义问题，并将语义学理论运用到构词学研究中。随着语义学和构词学理论的逐渐完善，已形成语义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构词语义学，主要研究生产词和派生词的语义联系、构词词素中的同义现象和同音异义现象、构词词素和生产词干的组合关系、词缀的各种语义类型等。构词学通过词素学和词汇学与词汇语义学形成了某种交叉和过渡。构词学与词汇学的密切关系表明，两个学科在研究词汇单位的时候都要考虑它们的词汇意义，不研究词汇语义就不可能进行构词分析，只有借助词汇语义才能明确词与词之间的各种派生关系，从而区分出构词手段、构词方式、构词模式等。同时，无论构词学还是词汇学都要考虑词汇单位的语义问题。基于以上背景，本书以现代语义学领域备受关注的构词语义和词汇语义问题为研究对象，引入和运用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与汉语的相关领域加以对比研究，找出俄汉两种语言语义层面的异同，揭示两种语言所共有的或为其中一种语言所特有的语义内涵，旨在进一步拓宽俄汉语对比研究视角，为汉语语义学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启迪。

俄汉构词语义对比研究较少有人涉猎。目前，除了在斯拉夫语之间偶有这方

面的论著之外，涉及其他语言的构词语义对比研究还很难见到。俄汉构词语义对比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创新性和科学性。现代构词学大体表现为两个研究视角：一是静态视角，关注对构词行为结果的分析；二是动态视角，其任务为描写和阐释构词过程本身。传统构词学在静态中阐释构词学的词典释义，而现代构词学理论关注的是把构词过程置于动态的环境中去讨论和分析。

俄语构词学从篇章、认知、表义、功能语义、词汇语义等新的视角阐释俄语构词过程，把构词过程置于动态的语境中分析，以此解释词的语义；而汉语构词学研究更多地体现在构词法分析上。在汉语构词系统中，最小表义部分为语素，而俄语词形中最小表义部分为形素。汉语的语素类似于俄语的形素。俄汉两种语言的构词法虽然不是一一对应，但是几种主要的构词方式也有相近之处，如俄语的形态构词法类似于汉语的缀合法，俄语的溶合法大体等于汉语的合成法，俄语的词类转化构词法相当于汉语的转化构词法，俄语的缩略法基本同于汉语的缩略法。不同的是，俄语构词法中没有重叠构词法。在像俄语这样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中，派生法（词缀法）占优势，而像汉语这样形态变化少的语言中，通过合成法构成新词的数量更多。派生法与合成法在俄汉语构词学领域所占的比例明显不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俄汉语词素数量明显不同。我们对叶夫列莫娃（Т. В. Ефремова）主编的《新编俄语构词详解词典》（Н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олково-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2000）进行了数量统计分析。在这部俄罗斯最新版的构词语义词典中，共收录 25 万个语义单位，其中词素数量情况分布如下：构词前缀共计 53 个，后缀共计 472 个，复合词词首（开头或第一部分）共计 326 个，复合词词尾共计 67 个。关于汉语语素的数量，学界分歧较大，有几个与上百个的悬殊。有的学者严格把握词缀意义虚化的标准，极力缩减词缀数目，认为能视为前缀的只有“阿、老”2 个，能够视为后缀的只有“子、儿、头、巴、然”5 个；有的学者从汉语本身的特殊性出发，兼顾汉语词缀不同侧面的特点，适当放宽词缀意义虚化的标准，允许在词缀的行列里进入所谓的“类词缀”，使词缀的成员有所扩大；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放宽“类词缀”的准入尺度，认为典型词缀之外的“类词缀”至少有 80 个；更有学者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态度，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在汉语词缀问题上过于谨慎，更没有必要为本来就不多的词缀冠之以“类”、“准”之类的名称，使词缀的数量达 100 个以上。

从词的理据性类型看，俄语是字母文字，分析其理据性更注重其形态理据性和语义理据性，而汉语是象形文字，在语音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文字理据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俄语文字理据性弱，而形态理据性强。俄语属于表音文字，其文字理据性虽然无法与汉语相比，但其形态理据性明显强于汉语。这主要表现为俄语中有大量的派生词和复合词。这些派生词和复合词的语义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从原生词的形态结构上得到启示，使之具有很大的理据性。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动态视角科学地预测词素义研究的趋势，结合实际，提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方法。运用认知语言学中范畴化、非范畴化、原型、隐喻、转喻等理论，对俄汉语词素义进行解读，透彻地认识语言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即词素义中深刻体现了人的认知因素。俄汉语词素义的共性之处为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所谓多义性指的是词素的义项达到两个或两个以上。所谓不确定性指的是单个词素的意义不确定，需在组合轴线上，即在言语层面上通过与其他词素组合来确定或显露其义项，这主要依靠原型理论、范畴化和非范畴化等理论加以分析。在俄汉语词素义对比分析时，必然涉及词的理据。词的理据事实上指的就是词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即词的可释性。分析词的理据性须从词素义视角分析和词义的复杂关系。俄汉语词素义对比研究还可以依托称名理论。称名活动就是指语言中有哪些手段，如何给客观事物命名，怎样表达意思，它体现的是从内容到形式。词素的间接称名实质是词素的多义性，借助语义衍生来完成称名行为。

首次运用义素分析理论，通过词典释义方法对俄汉语人体动作总语义场内义位的词典释义进行对比分析，归纳总结语义场类型、语义场内部的主要语义关系和语义场的分析方法。通过词典释义方法对俄汉语头部、面部（包括眼、鼻、口、耳）动作、肢体（包括手、臂、肩、背、脚、腿）动作子语义场内的义位进行词典释义。通过对俄汉语人体动作子语义场中义场数量及其义位数量进行统计的结果显示，俄汉语手部动作子语义场的数量及其义位数量占主导地位；占第二位的是眼部动作子语义场；占第三位的是脚部动作子语义场。就义场及义位的情况看，俄汉两种语言既有不对应情况，又有空缺情况。俄汉语人体动作总语义场内义位理性意义释义的基本义素数量统计显示，“动作方式”和“受事者”这一义素是俄语“人体”总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中的两个基本要素；而“受事者”、“施事者”、“动作方式”及“动作工具”这4项义素则是汉语“人体”总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中的最基本要素。从局部角度看，俄汉语人体动作总语义场内义位理性意义释义的基本义素具有相同之处，

如俄汉语眼部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强调的都是“动作方式”和“受事者”；俄汉语鼻部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均强调“受事者”和“动作方式”；俄汉语耳部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强调的都是“受事者”；俄汉语肩部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强调的都是“动作方式”和“受事者”；俄汉语脚部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强调的都是“动作方式”。通过词典释义方法对比俄汉语人体动作总语义场内的义位，我们认为，同义关系是俄汉语词义的一大共性特征。

由于俄语富有形态变化，义位释义中的其他动词有各自的支配关系。因此，义位本身要求的支配关系在释义中不能如实地被体现出来。副动词是俄语动词的一个语法形式，它作为描述行为方法的一种词法手段参与义位的词典释义，汉语则通过副词对义位进行释义，这也印证了俄语和汉语作为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成员的差异，通过对比研究更进一步证实了理性意义的民族性。俄语徒手动作用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突出的是“动作方式”和“受事”这两项义素，俄语非徒手动作用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突出的是“动作方式”和“行为结果”这两项义素；汉语徒手、非徒手动作用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突出的则均是“受事”和“动作工具”这两项义素。由此可见，俄罗斯民族在活动过程中注重的是通过何种方式使动作作用于不同的对象，从而得到不同的结果；汉民族则注重的是借助何种工具使动作作用于何种对象。因此，汉语即使在徒手动作用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仍然强调“动作工具”，此时“动作工具”指的是手及其各组成部位：手掌、手指、指甲等；俄语即使在非徒手动作用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也不强调“动作工具”这一义素。民族性还鲜明地体现在俄汉语非徒手动作用子语义场中的义位数量及其对应上。在该子语义场中，俄语有10个义位是表示烹调的，而汉语却有17个。从这一意义上看，两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对事物认知的不同，反映在词汇和词典释义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汉语中，“名词+方位词（上）”是最为复杂的一种语义结构，其语义涉及空间、时间、方面等诸多范畴。以“名词+方位词（上）”结构所表示的静态空间语义范畴作为研究对象，以该结构的语义内涵为切入点，分析了参照物表面、参照物内里、参照物上空、参照物周边的“名词+方位词（上）”结构，进而从对目标物和参照物的认知次序、状态认知惯势、心理空间及物理空间差异等角度揭示了俄汉语空间方位结构“名词+方位词（上）”语义差异产生的内在理据。俄汉语徒步类空间运动动词群虽然在语义范畴整体划分上基本相当，它们的

“动作”、“方式”义素在动词语义中所占比例都较大，但是两者语义间的异仍大于同。主要表现在：1) 俄语动词构式取向偏重于综合，而汉语则偏重于分析，尤其是“方向”子群中的动词；2) 俄语动词语义成分相对复杂，而汉语的则相对简单。俄语动词语义次突显的是“方向”和“速度”义素，而汉语次突显的则是“状况”和“对施事的限制”义素；3) 表达相同语义时，俄语动词对外置附加成分的需求度相对较小，而汉语动词则相对较大。这也是导致与运动动词在语义和语用上密切相关的副词、趋向词、介词等词类所占词汇总量汉语大于俄语或俄语出现词类空缺对应的原因之一。俄汉语旋转类空间运动动词母群间的语义突显异同主要表现在：1) 俄汉语母群中的“主体”、“动作”、“方式”义素均为100%，这是两种语言的共性之处；2) 其他义素的比例均不同，有的义素突显情况差异甚至很大：汉语旋转类空间运动动词群中的“方向”义素为100%，俄语中虽然次突显的义素也为“方向”，但仅为86%；“状况”义素差异也较明显，俄语动词群中比例仅为21%，而在汉语词群中则为96%；3) 俄语旋转类空间运动动词母群中其他次突显的义素比例依次是：目的（31%）、时间（24%）、程度和状况（21%）；汉语旋转类空间运动动词母群中次突显义素分别是：主体限制（24%）、程度（17%）和原因（15%）。

本书各章节作者：

孙淑芳——第一章至第六章；

张志军——第七章至第十章；

徐英平——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

李海斌——第五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二节至第六节。

全书由孙淑芳教授负责修改、审定，统一定稿，对部分章节进行调整和增删。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汉语义对比研究》的最终成果（项目批准号：02JAZJD740011），得到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商务印书馆、黑龙江省教育厅、黑龙江大学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同时，最诚挚地感谢为本书顺利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课题组成员！

孙淑芳 2014 年写于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 上编 俄汉构词语义对比



# 第一章 俄汉语构词学理论问题

## 第一节 关于俄语构词学

### 1 构词学术语的界定

构词学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这一术语的界定是构词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笼统说来, 构词学是关于词的构造和结构的学说, 有的学者使用 деривация, дериватология 等术语表达构词学之意。<sup>①</sup> 术语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具有多义性, 语言学界对这一术语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第一种观点认为, 构词学指在已有词汇单位基础上构造新词的过程, 是语言词汇中新词源源不断得以扩充和丰富的重要途径之一。第二种观点认为, 构词学指语言中根据某种规则、手段、模式、功能等构成新词的语言机制。第三种观点认为, 构词学用来表示整个构词系统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систем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是研究构造新词的一门语言学学科。<sup>②</sup> 构词学是俄语语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所有构词结构、关系和类型的总和。它既包括词本身的构成成分及其相互关系, 也包括词与词之间在构词方面的结构关系。<sup>③</sup>

构词学的多义阐释给通过构词描写和研究语言现象带来了不便。库布里亚科娃 (Е. С. Кубрякова) 综合众家之说, 在《语言学百科词典》中对构词学这一词条做的释义是: “1) 构词学指在同根词基础上根据语言中存在的样式和模式, 借助词缀、合成、转换以及其他形式手段构成派生词和复合词; 2) 构词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 研究派生词和复合词的构造、使用、结构和分类等所有层面。”<sup>④</sup> 盖革 (Р. М. Гейгер) 做的定义则更加清晰, 他认为: “语言学中构词学

① Немченко В. Н.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4. С. 7.

② Земская Е. А.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а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 М.: Наука, 1992. С. 56.

③ 李勤, 孟庆和. 俄语语法学 [М].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第 51 页。

④ Кубрякова Е. С.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Z].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Ярцевой В. Н. М.: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2. С. 467—468.

这一术语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指构词系统，即语言的构词层面、构词机制、构词法、生产词本身的总和；二是指研究这一系统的语言学分支。”<sup>①</sup>显然，根据这一定义，前者指“构词”，来源大致等同于词组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лова（词的构造），表示在另一个同根词基础上借助专门的构词手段和构词模式构造意义和形式上有联系的新词以及整个构词系统；后者指“构词学”，是专门研究语言中新词（主要是派生词）构成的规律、手段及其功能和分类等问题的语言学分支。尽管语言学界对构词学内涵的界定不同，我们认为，构词学这一术语更多地用来表示构成新词的过程，即表示与构成新词有关的语言机制的某种行为。

研究者们早已注意到，现代俄语构词学大体表现为两个研究视角：一是静态视角，关注对构词行为结果的分析；二是动态视角，其任务为描写和阐释构词过程本身。传统构词学在静态中阐释构词学的词典释义，而现代俄语构词学理论关注的是把构词过程置于动态环境中去讨论和分析，这也构成本书的研究对象，即探究派生词语义构成机制和过程。

## 2 历时构词学与共时构词学

派生词的构词结构作为构词手段系统是整个语言所固有的，在历史上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构词学分为历时构词学和共时构词学，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

历时构词学（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亦称历史构词学（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是“关于构词过程、构造新词的规律、现有派生词结构的变化以及整个语言构词系统形成、变化和发展的一门学说”<sup>②</sup>。“历时构词学实际上相当于词源学，或确切地说，是派生词的词源学。它研究的是派生词在语言发展不同时期的构成方法和它们原始的构词结构以及这些结构在历史上的变化。它探究的是生产词和派生词发展的具体历史，确定哪个词历史上产生得更早，哪个词在历史上是由另一个词构成的，从而判断两者之间的派生关系，说明哪个词拥有的是生产词干，哪个词拥有的是派生词干。”<sup>③</sup>

---

① Гейгер Р. М. Проблемы анализа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 семантики в синхронии и диахронии [М]. Омск: ОГУ, 1986. С. 6.

② Немченко В. Н.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4. С. 5.

③ 李勤，孟庆和. 俄语语法学 [М].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第 53 页。

共时构词学 (синхронн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亦称描写构词学 (описа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是“关于作为语言构词系统成分派生词的词素和构词结构的学说, 是在语言发展的某一阶段亲属词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sup>①</sup>。共时构词学研究共存单位的相互关系以及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转换的历时过程。<sup>②</sup> 换言之, 共时构词学研究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构词手段系统和这一历史阶段所固有的派生关系决定的构词结构。对共时构词学而言, 重要的是这一历史时期生产词干和派生词干之间的形式和语义上的相互关系, 因为它正是通过比较词在形式和语义上的简单性和复杂性来确定其中的生产词干和派生词干。因此, 词的生产 and 派生在共时构词学中不是过程性的, 而是功能性的, 即两者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sup>③</sup>

历时构词学与共时构词学并不是完全脱离、互不相干的, 而是存在着某种必然关系。有的词共时和历时构词结构都一样, 如 доми́к (小房子) 一词无论从共时或历时构词角度看, 都是从 дом 这个词派生而来的。有的词共时和历时构词结构则明显不同, 如 путник (旅行者, 行路人), цветник (花坛) 历史上分别由形容词 путный (道路的), цветной (有色的) 加上后缀 -ик 派生而成。在现代俄语构词学中, 两者被看作由名词 путь (道路), цветы (花) 加上后缀 -ник 构成。对共时构词学而言, 重要的是共时构词结构, 而对历时构词过程可以不予考虑。尽管 путн-ик, цветн-ик 历史上由形容词 путный, цветной 加上后缀 -ик 构成, 但在共时构词学中能产后缀是 -ник, 能产型构词模式为“名词词干 + 后缀 -ник”, 根据这一模式可以构成许多表人或物的名词, 如 высотник (高空作业者), градусник (温度计), виновник (肇事者), утренник (早场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ик (生产者), ежегодник (年刊), воспитанник (教育者), купальник (游泳衣), нефтяник (石油工作者), садовник (园丁), пожарник (消防队员), озорник (淘气的孩子), охотник (猎人), школьник (学生), сапожник (鞋匠), помощник (助手), барышник (倒卖的人), мясник (屠夫), десантник (空降人员), серебряник (镀银工) 等。

① Немченко В. Н.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4. С. 5.

② Земская Е. 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73. С. 6.

③ 李勤, 孟庆和. 俄语语法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第 53 页。